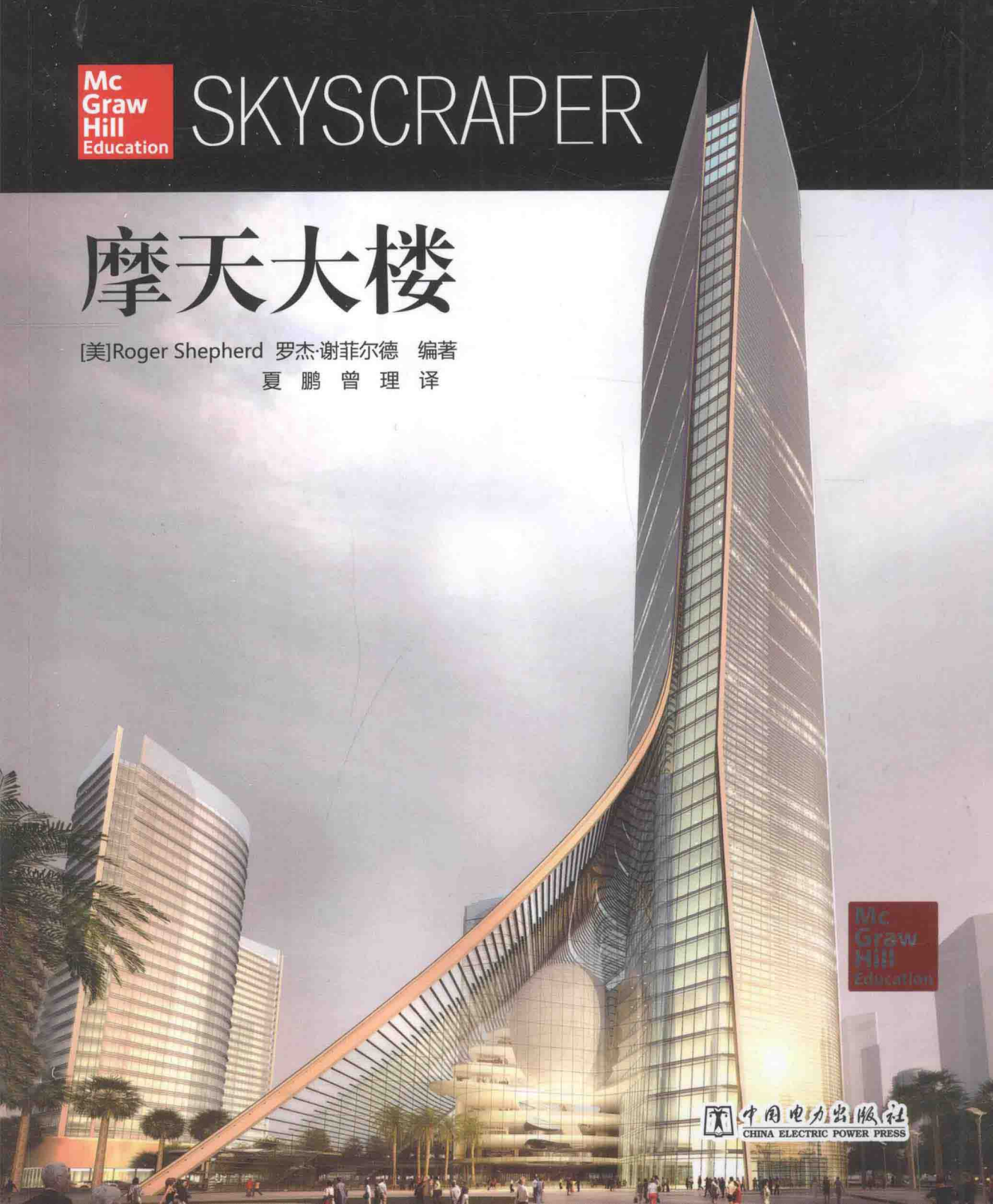


Mc
Graw
Hill
Education

SKYSCRAPER

摩天大楼

[美] Roger Shepherd 罗杰·谢菲尔德 编著
夏 鹏 曾 理 译



Mc
Graw
Hill
Education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SKYSCRAPER

摩天大楼

[美] Roger Shepherd 罗杰·谢菲尔德 编著

夏 鹏 曾 理 译
龙 元 审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内容提要

这不是一部记录高层建筑历史的书籍，而是一部尽显舆论思维的文选，它精选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学杂志——《建筑实录》中最尖锐有力、最有深远影响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高层建筑进行了深入探究：其建筑形式是什么？怎样用建筑语言去表达它？怎样用这一建筑类型来表达我们自己？它又是否具备这一表达能力？——每个问题都在探讨中逐渐深入。今天读这些文章仍能感受到它们在美国设计风格探索初期时所具有的感染力。纵观全书，我们还能从中领略到美国建筑文化的积淀与发展。

本书适用于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城市规划师及相关专业高等院校师生。

Roger Shepherd

SKYSCRAPER

0-07-136970-8

Copyright © 2003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4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中国电力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销售。

版权©2014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中国电力出版社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McGraw-Hill Education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天大楼 / （美）谢菲尔德（Shepherd, R.）编著；

夏鹏，曾理译.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Skyscraper

ISBN 978-7-5123-3175-4

I. ①摩… II. ①谢… ②夏… ③曾… III. ①高层建筑—建筑设计 IV. ①TU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741号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100005 <http://www.cepp.sgcc.com.cn>

责任编辑：梁瑶 葛岩明

责任印制：蔺义舟 责任校对：闫秀英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980mm 1/16·19.5印张·539千字

定价：65.00元

敬告读者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查询真伪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致我的祖父：

乔治·亚瑟·谢菲尔德 (George Arthur Shepherd)

(1885 ~ 1983年)

在等同的两个愿望之间求得平衡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个人喜好以及个体选择暗示了人们价值取向的不均衡性。这好比我们两只手分别同时拿着一只瓶子和一根火腿，既想要喝到水又想要吃到火腿，却不知怎样才能办得到，结果最终只是自己饥渴而死。¹

——蒙田 (Montaigne)

美依赖于对需求的满足，经济实惠是它实现的前提。蜂巢的构造、鸟类的骨头以及翎毛也符合这样的理念——蜂巢的结构能够有最好的坚固度，却只花费了最少的蜂蜡；鸟类的骨头或者翎毛，虽然重量很轻，却使得鸟类的两翼健壮有力。“就是去掉多余的东西”，米开朗基罗曾这样说过。在自然构造中，没有任何一个物体是毫无用途的。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相信，每一种植物在色彩或是外形上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我们的建筑艺术通过巧妙的设计来节省材料，通过摒弃墙面上任何多余的材料来实现美，并在墙柱间体现出诗意，保持建筑的气度。在修辞学中，这种艺术留白是一种最能体现力度的绝好手法。并且，这也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细微之处见大体。²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成为一个美国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要求，一种教育，一项事业。³

——乔治·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

“建筑”、“施工”、“建设”既是指一个过程，也是指结果。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巧合，因为如果它们的动词含义不存在了，那么相应的名词含义也会变得空洞。⁴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建筑物是时代的产物，但建筑的思想却是永存的。⁵

——雷波勒 (A. N. Rebori)

这不是一部记录超高层建筑历史的书籍，而是一部尽显舆论思维的文选，它精选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学杂志——《建筑实录》⁶中最尖锐有力、最有深远影响的评论文章。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曾说：“《建筑实录》无疑是美国建筑专业著作中最具创造性的，……它是新思想的风向标”⁷。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这些思想是如何影响我们看待建筑，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看法。

斯特恩“风向标”的比方打得很好。无论评论家们的思想多么具有批判性，语气有多么尖锐，《建筑实录》的编辑们总是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这些思想不尽相同，甚至对立的评论文章都能体现其价值。每每触及“超高层建筑”这一反映美国城市形象的新概念，编辑们总会权衡利弊，万分谨慎地从正反两方面掂量其中的细节问题。该杂志的撰稿人，包括建筑师以及专业的评论家或作家，都对高层建筑持有其鲜明的见解。

本书选编的评论文章对超高层建筑进行了深入探究：建筑形式的特性是什么？怎样用建筑学术语去表达它？怎样用这一建筑类型来表达我们自己？而它又是否具备这一表达能力？——每个问题都在探讨中逐渐深入，逐渐引起更多的共鸣。这些文章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它们在美国设计风格探索的初期所具有的影响力。统观全书，似乎又能在其中领略到其文化的积淀与发展。

如果读者朋友在本书中找不到自己钟爱的超高层建筑，多半会感到失望。但这可能是我们力不能及的。有些建筑现在看来很伟大，在当时却平凡无奇，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没有留下，或者由于记录支离破碎，最终遗失在历史中。当然，本书还提及一些曾享誉一时，却又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建筑。再次回首，让人颇感似曾相识。

1 蒙田（Montaigne）. 如何潜藏我们的内心（How Our Mind Hinders Itself）【M】. 462.

2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生命进程（The Conduct of Life）【M】. 1860:253.

3 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 美国性格和评价（Character and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 1920:32.

4 约翰·杜威（John Dewey）. 艺术和经验（Art and Experience）【M】. 1924:51.

5 雷波勒（A. N. Rebori）. 路易斯·H·沙利文（1856 ~ 1924）（计闻）（Louis H. Sullivan）【M】. 1924:211.

6 为简洁起见，1937年7月《建筑的纪录》（The Architectural Record）开始更名为《建筑实录》（Architectural Record）。这个新名字被用于整本书的注释和说明中。

7 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 乔治·豪：迈向现代建筑（GEORG HOWE: TOWARD A MODERN ARCHITECTURE）【M】. 1975:77.

* 引用《建筑实录》中的文章标记为以下格式：期刊号，编号，年月，页码。

将这些关于超高层建筑的评论文章汇集在一本书中，这是史无前例的。文章一篇篇被翻印下来，置于页面之上。编辑尽量删减评注，以方便读者自己思考。因为只有在原著中品味思想，才更觉其意味深长，震撼人心。另外，边栏中也摘有文章或段落，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体内容。我们为晦涩难懂的文字做了注解，但仍有模棱两可之处，希望读者谅解。

我们放弃了逐页复制的形式，并且特别注重照片和图片的质量，试着给读者一种看杂志的感觉。因为作为面向专业的执业建筑师的杂志，《建筑实录》的照片、图片与文字一样，在过去和将来都极具影响力。（在图片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丰富灵感的来源，以及其他作者所引原文的具体出处。）因此，读者可以将此书看作是《建筑实录》的精华浓缩版。

在这本书中，我们在选择照片和注解的时候，尽可能遵照遵从原有出处的原则。当然如果间接引用的插图质量比较好，我们还是以质量优先的原则进行选择。有些文章原本没有插图，在收录时借用了其他文章的图片；有些文章的图片质量太差，就换用了质量较好且更能说明问题的摄影作品。我们在本书的最后向这些照片的提供者表示感谢。

关于超高层建筑历史方面的书籍不计其数，并且几乎每天都有新书问世，远远无法收录到一个“参考书目”中。因此对于我们列入推荐书目中的书籍，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事实上都跨越了“历史”的范畴。

完成这样大规模的编纂工程实属不易，为此我想对许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如果我不小心漏掉了谁，请先接受我的道歉。首先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卡琳·维利（Caryn Varley）和劳拉·梅瑞洛（Lara Marrero），谢谢她们长期、坚持不懈地检查工作。感谢我的图片整理者芭芭拉·哈特菲尔德（Barbara Hatfield），如果没有她，这本书将远远没有如此的吸引力。感谢我的副设计师苏珊娜·谢菲尔德（Susannah Shepherd），没有她敏锐的目光、灵巧的双手、充沛的精力，我将什么也干不了。感谢《建筑实录》的编辑们和员工们的慷慨大方，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还特别要感谢主编罗伯特·艾维（Robert Ivy）个人对我的支持。此外，还要衷心感谢我的代理人费思·哈姆林（Faith Hamlin），是他一直维护着本书的质量。感谢索引编辑巴里·科弗勒（Barry Koffler）。最后还要感谢安·雷狄（Ann Ledy），她给予了我关爱和精神支持。

底部这些色带所标志的时间轴对应着每一时期世界最高楼的高度。该时间轴跨度从1891~1941年,恰好是《建筑实录》最初的50年。50年的历史由此开始延伸,一直延续下去,贯穿整本书。通过比较每一页的色带与该图表,读者可以了解不同时代的最高建筑。

1250 英尺



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纽约市,
建筑师: 施里夫、拉姆、哈蒙 (Shreve Lamb and Harmon),
1931 年。

1046 英尺



克莱斯勒大厦 (Chrysler Building), 纽约市,
建筑师: 威廉·范·艾伦 (William Van Alen) 1930 年。

792 英尺



伍尔沃斯大厦 (Woolworth Building), 纽约市,
建筑师: 凯斯·基尔伯特 (Cass Gilbert), 1910~1913 年。

700 英尺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 (Metropolitan Life Tower),
纽约市,
建筑师: 拿破仑·勒布隆父子 (Napoleon LeBrun & Sons),
1909 年。

612 英尺



辛格大楼 (Singer Tower), 纽约市,
建筑师: 欧内斯特·弗拉格 (Ernest Flagg),
1905~1908 年。(于 1967 年拆毁)

391 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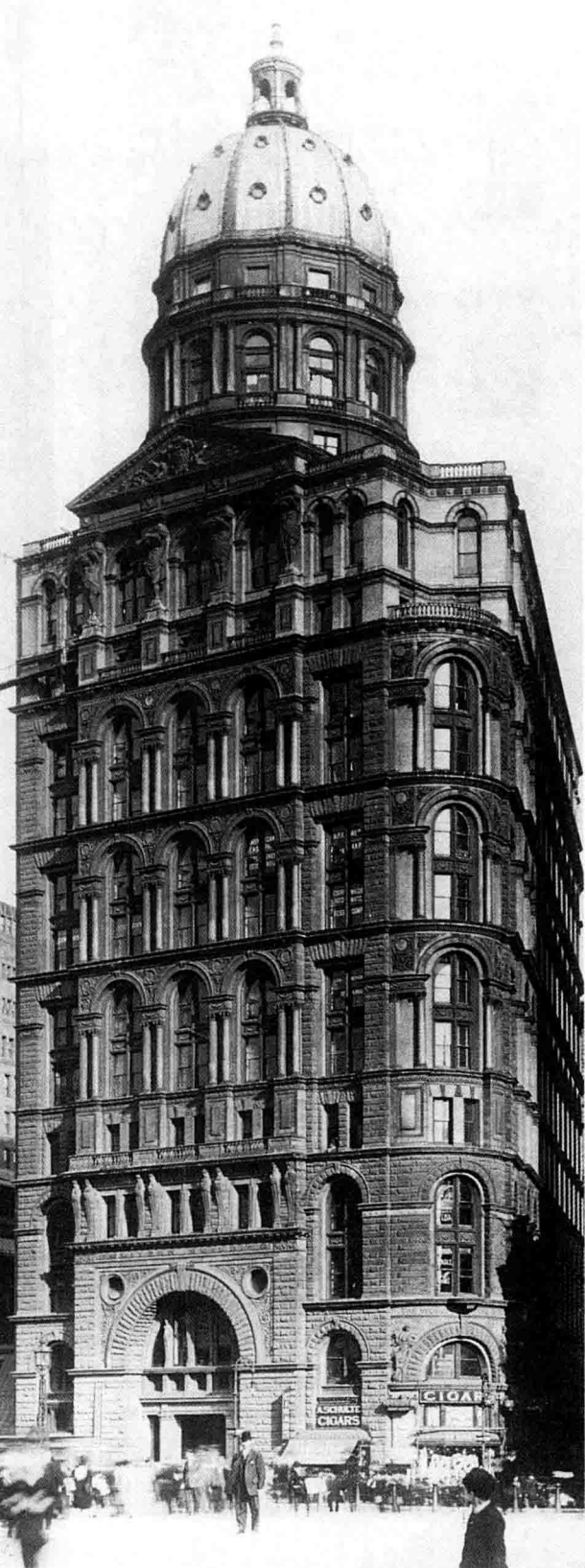


公园街大厦 (Park Row)
或辛迪加大楼 (Syndicate Building), 纽约市,
建筑师: 罗伯特·罗伯逊 (Robert H. Robertson),
1896~1899 年。

309 英尺



世界大厦 (World Building), 纽约市,
建筑师: 乔治·布朗·波斯特 (George Browne Post),
1888~1890 年。(已拆毁)



序言

高层建筑的问题：

风格的疑问

1899年1月，一篇关于高层建筑现状的评论文章发表了，“对于那些坚持直面问题，而非逃避问题的建筑师而言，这是个起点”。作为一篇在世纪之交面世的文章，它的目的是要影响未来城市建筑设计的方向，尤其是被称为“摩天大楼”的一种新型建筑。事实上，它也确实做到了。

仅仅这一篇文章，就能让我们了解到，电梯使办公大楼的可能高度增加了一倍，而钢筋框架又使其高出了一倍。建筑高度的变化相当明显，就像古希腊神庙与哥特式大教堂的差别那样显而易见。但是，仅仅25年后，这种设计就已成为了一种定势。人们期待着“大胆的作品”的出现，但是设计师已不再进行大胆的创新，而是错把新颖性当作了独创性，他们不知道自己应当以新的风格重新诠释旧式建筑。可以看出，无论在理论还是技术上，美国建筑师都没能得到充分的培养——与5层的建筑物相比，20层的建筑物有了更多的共性，而少了很多个性。

100年过去了，似乎这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文章《日新月异的摩天大楼》（见51页）的作者是蒙哥马利·斯凯勒（Montgomery Schuyler）。他于8年前，和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士一同创办了《建筑实录》。这一建筑领域的新兴刊物一时间成为同类刊物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¹。

斯凯勒当时虽已是颇有名气的记者，但却没有受过任何建筑学教育。然而不久，他就成为了当时美国激进美学的倡导者和建筑评论家中的领袖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一个批判性的前提上：通常现代建筑（假设不止美国建筑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根本缺点在于，过分强调建筑（Architecture）和建筑物（Building）之间的差别，正如过分注重诗歌的规整性与散文的松散性的差别一样。斯凯勒的观点根本上也代表了该杂志的观点。

世界大厦²，纽约市，

建筑师：乔治·布朗·波斯特（George Browne Post），

1888 ~ 1890年。（已拆毁）

如果说建筑与建筑物之间存在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在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美国,都体现得十分突出。因为,在美国,“旧世界”的传统与工业化的冲突正在使这种差别性日趋明显。美国人的所有努力几乎都是为了表现他们追求现实、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一种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做出抉择的精神。

19世纪40~50年代,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一位英国作家、艺术与建筑学评论家,担心科学与艺术将由于工业革命而发生断裂。他呼吁建筑师应当认清“建筑物和建筑”之间的差异。罗斯金在呼吁人们抵制断裂的同时,也许更为这一裂口的扩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蒙哥马利·斯凯勒不同意罗斯金的观点。他相信建筑就是建筑物,他旨在修复缺损,忠实地记录美国公众的建筑取向。当《建筑实录》杂志征求不同的意见时,作家们都怜悯起斯凯勒那个承认“诗歌的规整性与散文的松散性”具有一致性的观点。他们对谴责传统毫不在意,对赞美创新也很少积极奉承,但却把自己看成是激进的改革者。他们都无时无刻不彻底致力于探求有效的途径来影响美国建筑与文化的特征。而他们唯一共同感到愤慨的是折中主义³——一种融合了外来风格以迎合不同品味的时尚建筑。

文章开头,我们就引用了斯凯勒的话——想要为“直面问题”的建筑师提供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呢?事实上,“问题”又是什么呢?读者可以到文章中寻找答案,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每页文章中,您所发现的问题往往会多于您所找到的答案。对于作者来说,给摩天大楼下定义与找出任何特定的解决方法一样,也是个问题。诚然,作者会感到自己陷入了实实在在的困境之中,但这还是他们理应去解决的。作者们并非不了解,也并不想被困惑。相反,他们正在努力去领悟。就在他们发现“问题”与试图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的过程中,风格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作为好的评论家(他们大多数也同时是建筑师),他们知道排斥规则也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正如艾达·路易丝·赫克斯特布尔(Ada Louise Huxtable)指出的:“设计摩天大楼的外观,不只存在一种方法……”

“世界上没有也未有过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现在有许多针对当今文化冲突的,既合理又合法的观点,它们与许多既定的观点和广泛认同的评论背道而驰。”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摩天大楼不仅仅是一个高层建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直到大萧条末期,摩天大楼已经随着城市的变化,成为了建筑学与文化争论的焦点。人们针对它的观点褒贬不一,但人们对于建筑的热情一直高涨。摩天大楼已经完全融入这个时代了。

正如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后见之明却可以来弥补过失——我们无法理清作品的主旨,但却可以理清书中(这里我们指的是一本编年册)的素材。半个世纪以来,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开放话语中,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表达自己独特的建筑理念。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可以从这种多样性中获得益处。对此,读者最好将自己作为“论证者”。把阅读文章当作浏览杂志——对照图片,找出关系,并得出结论。



1 1880年,专业期刊开始代替书本成为现代建筑领域的主要信息来源。1891年只发行了两个主流建筑类期刊。两个期刊都创刊于1876年,分别是:波士顿的《美国建筑与建筑物新闻》以及纽约的《建筑与建筑物》。1891年,另外四种新的期刊开始发行,分别是:纽约的《建筑实录》,波士顿的《建筑学刊》,芝加哥的《内陆建筑与新闻档案》和《西方建筑》。1903年,《建筑学》创刊,1913年,美国的建筑师期刊机构正式成立。

2 世界大厦有26层,高309英尺,门洞有3层楼高,顶部有一个米开朗基罗为圣·彼得大教堂设计的黄金穹形拱顶。1865年到1868年间,蒙哥马利·斯凯勒在《纽约世界》工作。

3 费城的实录大楼(Record Building)(上图)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出现在“建筑学畸变”系列丛书的第三卷。这套丛书开始于第二期(18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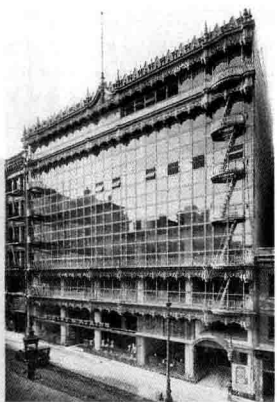


钢铁材料的广告。



在建筑立面上可以看到支撑建筑的四根支柱。

“子女之家”大楼 (Dou and Sons Building), 纽约,
 建筑师: 阿尔弗雷德·博桑 (Alfred Bossom), 1920年。



第一面完整的玻璃幕墙。
 哈里迪 (Hallidie) 大楼, 旧金山,
 建筑师: 威尔斯·杰斐逊·波尔克 (Wills Jefferson Polk), 1918年。

于是,某些主题也浮出水面。随着“风格之战”(早期作者们的说法)的深入,其中一种“对比”主题正不断演进。简而言之,这种对比发生在工程与建筑之间;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表现在传统形式与功能性、实验性的对抗;商业、公用事业与艺术、美学的取舍;理性思想与内心感受的斗争;机器与人力的较量;数量与规模的对比……这些都反映了社会共同的忧虑,即美国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斗争——斗争即是动力。美国人的穿着和居所并非如瑞典人或象牙海岸的人所说的那么随意。他们与文化自卑感的斗争,如同雅各布与天使的角斗。事实上,他的书也许应该命名为《为摩天大楼感到苦恼》,毕竟苦恼多而喜悦少。但为什么这会与美国政治、教育或者艺术有所不同呢?总有一天,美国人会发现他们自己是谁,并且会满意这种身份。同时,如果我们用心去体会,我们会发现这么做的副产品十分有意思。正是他们这种自我存在的意识,使他们做足了美国人。

“我们的‘建筑学畸变’丛书仿佛是在结晶过程中被抛弃的残渣。我们最有价值的建筑,应该值得被这个时代的人民去接受。在细节上,不管是罗马式还是文艺复兴式,它们本质上都是美国特色的。我不禁认为它们的指路牌(请允许我在这里改变一下比喻)指向一时间(不久或将来)更为纯正的美国建筑。”

在这里,A.D.F.哈姆林(A.D.F.Hamlin)与同行评论家们探讨了自己的想法,即主题深入,并避免出现极端的术语。有些术语历经了几十年变化,有了很多形式。但有个共同点——尤其是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加入到该杂志后——就是一定要使用建筑学术语言,因为人类与建筑需要互动。建筑学所表达的东西不能抽象,也不能有所掩饰或隐藏。人,才是最后的根本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总是被人忽略。

刘易斯·芒福德谴责说,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破裂实质上起因于摩天大楼。他提醒我们有个潜在的地方可以解决这个难题,那就是大街上。在这里,行人被请进一个空间,或者拒绝进入。与此相关的,当写到关于最近刚竣工的帝国大厦时,塔尔博特·弗克纳·哈姆林(Talbot Faulkner Hamlin)指责它的建筑师,认为帝国大厦没有充分向街道展示它与各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向广大公众展现出这种关系。

“街道与道路的形态让人感到失望。如此多的高大建筑物在高空展示出的高耸且结构细致的宏伟感受,却在接近地面的地方被弱化瓦解。巨大的高楼与整洁的街道之间的比例似乎难以协调。纽约州的高层建筑师们认识到了这个不可避免的失调,所以在保持大楼原来位置的情况下,将大楼从它周围的建筑物中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创造了赏心悦目的街道景观——第五大道有一整个小区的长度,每个街道分支有几百英尺。但对任何建筑师来说,这仍然是个核心问题:构成建筑创作的动力已然消失,因为美国商业建筑的设计速度妨碍了充分的研究,也或者因为大楼本身过分吸引了设计者的兴趣。但无论如何,解决问题的机会是

有的，但却这样白白丧失了。显而易见，通常情况下仅仅令人满意的大楼比例，加上丰富的建筑材料，都不能弥补细节处理的不足以及大楼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缺乏。对无数的行人而言，这些大楼无法给人鼓舞和冲击力——它们只是一个个路过的建筑——虽然过于单调，但也许这就够了。”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蒙哥马利·斯凯勒的论文《日新月异的摩天大楼》，会发现他的一个观察报告仍明显带有一种紧迫的呼吁：

“现在的纽约根本不存在地平线。到处都是高低不同、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障碍物，甚至在山脉上也找不到一座山峰。只有分散或拥挤的大楼。大楼之间、大楼与其下方的建筑之间都毫无关系。”

现在如果一本书想要像这本书一样重要，而非简单地成为历史藏品的话，就要使其许多内容仍然具有学习价值。在世贸中心被袭这一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的短短十个月间，六个重建废墟中的曼哈顿的设计方案被公之于众，并即将出版。撇开这些方案的优缺点不谈，在所有资讯中最吸引人的是报纸上展示模型与平面方案。但是没有一则讯息告诉人们，他们将在街道上遇到什么样的建筑。

摩天大楼虽然仍然无法给出定义，但不要因此沮丧，运用一定的方法，我们将发现待发掘的宝藏。让我们再去看一下亨利·德斯蒙德（Harry Desmond）在他的论文末尾所说的话。

“我们需要作出更持久的努力，去积累‘更多更好的想法’，以期在建筑上能获得巨大进展。这正是《建筑实录》杂志发起人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坚持真正谦虚的态度，不能卖弄学问或故作博学，要使他们的文章通俗易懂、极具说明性，甚至实验性，就像旅客不会即刻向目的地出发，也不会因自己的路线一览无余而怠慢松懈。部分路线必须等着去发现，而在前进的探求之路上，我们恳请读者，与我们结伴同行。”（下接xviii页）

摘自：

建筑学的“美国式样”

作者：巴尔·费尔（Barr Ferre）

Vol. 1, No. 1, 1891年7~9月, P.39~45.

建筑学历史研究表明，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自然进化规律的作用下，美国建筑风格超越了历史，而且是出于多种历史原因的共同作用。因此，美国建筑风格的存在与动植物存在同样是自然的。很多建筑师试图摆脱美国特色的建筑原则，甚至通过设计某些装饰性细节来设计新风格，这些想法显然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建筑风格是可以在设计图纸上画出来的。这非常荒唐，就像一个顾客要求建筑师事先为一幢房屋画出带有某种特定风格的建筑构图一样。在美国众多的历史风格中，没有哪个建筑风格是源自于假想的，因此没有理由能证明美国风格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战胜自然法则。

摘自：

风格之战：第一部分

作者：A.D.F.哈姆林

Vol. 1, No. 3, 1892年1~3月, P.265~275.

建筑源于人类对物质的需要，而也正是这种需要控制了建筑的发展。此外，建筑也不得不处理好严格的地球引力定律以及材料力学的关系，并完全服从其中的规律。这样说来，建筑是纯粹的实用品。如果停在这个层面上，建筑就不是艺术，而是科学，建筑就是纯粹的建筑物，或是纯粹的工程。

1 亨利·德斯蒙德
(Vol.1, No.3, 1892年1~3月, P.277)

2 常常被《实录》撰稿人批判的费城商业建筑, 曾被一篇文章批判为“巨大而异常的城市。费城设计师们没有察觉到, 或是固执地忽视了存在的建筑规则”。
(Vol.3, No.2, 1893年10~12月, P.207)

3 “西方”是指芝加哥, “西方建筑师”在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在这里, “西方人”是指沙利文(Sullivan)或者与他有类似见解的人。本文还附有线稿(见下一页), 展示了爱德勒(Adler)和沙利文设计的第二幢大楼(第一幢是温赖特大厦), 名字为“新德国剧院”。在1893年被称为加利克剧院, 现在被叫做席勒大厦。

4 伊克蒂诺(Ictinus), 最有名的希腊建筑师。他的建筑设计样式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最为流行。伯里克利与菲迪亚斯也处于这个时代。他的代表作有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和巴赛的阿波罗神庙。

* 约翰·罗斯金(1819~1900年)认为建筑技术使古典风格成为一场闹剧。在调查的开始, 有必要弄清建筑和建筑物的区别……因此, 要将这个词用于艺术……使建筑有某种庄重感和美感, 否则……不是总能简单而清晰地划分出两者的界限。因为建筑师都愿意将颜色和建筑美感加诸于建筑物, 而建筑也都是建立在建筑物基础上的。我们很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到, 建筑学唯一关心的是, 有着超越实用功能的, 具有特色的高楼。

右页: 席勒大厦, 芝加哥, 建筑师: 爱德勒和沙利文, 1891~1892年。(已拆毁)

在这个模拟柏拉图式的都市对话中, 读者将感受到许多不同学派的建筑学思想。这些思想存在于1892年, 它们之间屡见不鲜、争执不断的分歧演变成了杂志编辑们所说的“风格大战”。

现代建筑

——对话篇¹

建筑师(不安地走进现代建筑学院): 我们对艺术现状感到极其迷茫与不满。我想知道什么能使我们感到舒适?

古典主义者, 哥特式学者, 罗马式学者抬起头来, 目光从画板转移到那个建筑师身上, 怜悯地笑了。

考古学家(回答他): 不满? 迷茫? 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尊敬的先生(带有优越感地笑了), 也许您不太了解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考古学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关于模仿……

建筑师: 但是我们需要创新……

考古学家: 考古学中的创造! 亲爱的先生, 那究竟是什么……

建筑师: 请原谅, 我说的是建筑……

考古学家: 那么请问, 如果没有严谨地将考古学知识运用到现代建筑的技术中去, 那么建筑学将是什么样子? 如果建筑学拒绝运用考古学知识, 那么……

折中主义者(进入房间): 难道说, 明智地将各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就不能让人满意吗?

古典主义者, 哥特式学者, 罗马式学者发出反对的争论声。

折中主义者: 这就是你们这群如同灰尘一样干巴巴的人的问题了。你们只有一种思想。自由可以赋予设计活力, 而你们对此毫无概念。比如, 哥特式风格什么都好, 却需要使接缝处加宽、硬化。现在, 我用哥特式为一个富有的纽约市居民成功地建造了一幢高雅而坚固的房屋, 但其大门多少运用了罗马式风

格, 房屋借助于庄严的檐口托饰……

哥特式学者、古典主义者、罗马式学者: 艺术的破坏者!

折中主义者: 还可以将很现代化的风格注入到建筑中去。但是, 在费城……

考古学家(严肃地): 先生, 别说了。费城这样杂乱无章的城市不能被划入那些范围内²。

折中主义者: 恩, 好吧, 那么, 在西方以外……

西方建筑师³(从听众席中站起来): 先生, 请允许我打断一下。在西方, 你将会有趣地发现, 一些有头脑的建筑师现在在从事创造原始的“美国风格”的活动。而那些陈旧的风格即将消亡, 一方面由于芝加哥建筑体系的形成,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有天才的创造家。

古典主义者: 先生, 陈旧的风格? 您的审美观怎么如此含糊?

哥特式学者、罗马式学者(兴高采烈地张望): 好极了!

古典主义者: 我认为, 当代建筑家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某些经过希腊人改善的风格上。而现在建筑界要进行史无前例的创造——这种趋势实际上是对真实艺术的破坏。如果我们不合乎文法地……

考古学家: 我请求您, 注意运用考古学知识。

古典主义者: 你想用就用吧, 我们是野蛮人。

哥特式学者(对古典主义者说): 但您必须承认希腊建筑相当不发达, 可以这样说, 它在建筑方面真的是处于原始状态。

建筑师(急切地): 我如何才能按照客户强调的要求, 去协调希腊建筑先例与现代化技术要求?

古典主义者: 无须协调, 艺术不是为它们存在。

折中主义者: 谬论! 协调? 没有必要去协调。我们的职责是作出选择。若非如此, 那风格为什么而存在? 现在我正在设计一幢将用于宗教日事的十一层楼的办公大厦。我在其

中注入了古典精神,使之非常接近古代风格。底楼采用多立克柱式,通过三角楣式和球形玻璃灯进行照明,上面采用砖块制成的爱奥尼克柱,然后是科林斯式,折线形屋顶之上支撑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塔式结构,顶上装有一个高40英尺的“新闻自由”的雕像。希腊的高雅融合了哥特式的气息。我认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当撇开先例,将我们的努力仅仅限制在保留其精神之上。

古典主义者(惊恐地):伊克蒂诺的影子!

伊克蒂诺⁴(出现):谁在呼喊我?

古典主义者:噢,我的老师!

伊克蒂诺(悲伤地):奴隶们,我希望我给你们的是一个华贵阔绰的国度,但它却只是个束缚。

古典主义者:但是,老师啊,我一直追随着您的脚步。您设计的建筑直径……

伊克蒂诺:直径? ! 可怜的傻瓜。难道你以为是公司以公式生存的吗?

古典主义者:老师,我丈量了您设计的杰出建筑的每一根柱子,发现……

伊克蒂诺:嗯,只注意英尺、英寸,而完全无视建筑的灵魂所在。

古典主义者:但只注意建筑精神的话,我们该如何进行工作?

伊克蒂诺:就像我们以及跟随我们的人们那样,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合乎情理就行了。

古典主义者:但在当代,我们的建筑师……

伊克蒂诺:你们的建筑师? ! 在哪儿呢? 给我展现一下真正属于你们的建筑作品——你们内心所喜爱的,存放着你们对艺术期望的那个作品。

考古学家:但是难道我们要忽略历史风格吗?

伊克蒂诺(微笑地):当然不。不能忽略历史风格,甚至都不能去尝试忽略它。但你置疑过去仅仅是因为“它是什么”,而不是“怎么样”。你所寻找的是死去的艺术成分,而不是

活着的艺术灵魂,因为灵魂不管是在从前,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永远不变的。

折中主义者:允许我提个建议,也许,您可以展示一下我们的房屋和办公楼。

伊克蒂诺(发抖地):不,伟大的太阳神阿波罗,请相信我,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黯淡无光。伊丽萨思,还有您安静的处所,仍然萦绕着我们对美丽的梦想。朋友啊,我看到你们匆忙而来,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你们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歇,这里到处都有支持你们、陪在你们左右的朋友。那些你所说的房屋和办公楼,我想会有些艺术价值,但却不能成就伟大的艺术。雄伟并不能囊括生活中所有美丽的事物。只有踏着谦恭的脚步,双手才能创造伟大。然而,在我看来,你们这些现代的野蛮人根本没有什么伟大建筑,因为你们的生活很少迫切地需要壮观与美丽。你们的办公楼、工厂和商店需要的都只是百分比,你们建造剧场也只关心百分比,在那里,只有好奇和闲懒不断交替出现着……

现代建筑师:但这正是建造剧场的需要啊。

伊克蒂诺(温柔地):朋友们,你们为何要在那里寻找伟大艺术的源泉呢? 要注意到,你们选择了不恰当的时间。不久以后,你们将像我们一样得到审美能力,而你们也应像我们这样追随它。

哥特式学者:我们要仿效老师去追随它。

伊克蒂诺(在他面前指向远方):看! 看!

噢,紫色王冠之城,我又看到了您和您的教堂以及神圣的地方。橄榄树林装饰了您,宽阔的碧海膜拜在您的脚下。噢,我的城市,空气中充满了您英雄般的、诗人般的声音。永恒的神明在那里,那么,他们的礼物是美丽。哦! 生命又有了新生! 去感受它吧!

古典主义者:他在说什么呢?

考古学家:为什么? 他要去哪里? 我还想问一下他剧院的长度。



摘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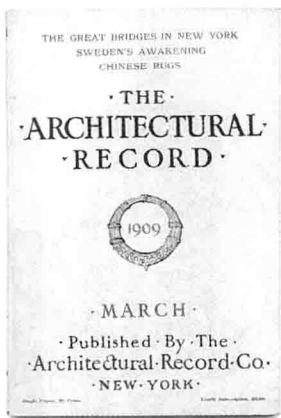
什么是建筑?

作者:巴尔·费尔

Vol. 1, No. 2, 1891年10~12月,
P.199~210.

我们的建筑物最好是和谐、美观且经过装饰的。它们最好能有益于我们的心理、生理健康,但这样形容建筑是错误的。如果像罗斯金⁵那样,将建筑 and 建筑物的区别扩大,也同样是错误……我们能不犯上述错误就是建筑师的大幸,因为只有这样建筑师才能减轻压力,也不至因为一个不尽人意的建筑设计,就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建筑师沦为一个匠人……

可悲的是,建筑物的确开始被看作是建筑师思想的结晶,鬼斧神工、巧夺天工之物;而不仅仅是基于人类需求与生存环境而建造的实用品。



专题文章的题目被清楚地列在杂志封面上，目录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便于读者查找。



《建筑实录》从创刊起就面向国际。至于摩天大楼，《实录》在《西北太平洋沿岸建筑》(XXVI:3, 1909年9月, P167~175)中就报道了美国各大城市中涌现的高楼大厦。此照片为“西雅图商业街”，上面有该城市的第一幢摩天大楼，即阿拉斯加大厦。

(上接XV页)虽然我们一直在试图为摩天大楼下定义，但这是不可取的。至少，在超高层建筑领域内，有报道价值的建筑得像那么回事儿。对于故事来说，有开端、发展和结尾——而我们的摩天大楼不仅要有开端、中间和结尾，甚至还要追求某种对称性。

摩天大楼真正的发展时期发生在两个世界性事件期间，它们都发生在芝加哥；其中一件是对过去的赞颂，另一件则是对未来的憧憬。在这时期还举办了“论坛报国际建筑竞赛”，也还在芝加哥，这些当然少不了路易斯·沙利文的参与。本期我们以《办公大楼之经济学》一文开始，以文章《办公楼的经济性设计》结束。后者是一篇在一座被拆除建筑中发现的笔记的基础上所作的演绎文章。这则笔记写于1891年，正好是《建筑实录》的首印年。

这则笔记的作者是设计布莱尔大厦(Blair Building)(见82页)的卡雷尔与黑斯汀建筑师事务所(Carrère & Hastings)的建筑师约翰·M. 卡雷尔(John M. Carrère)。布莱尔大厦在1904年被拆毁之后，一直被认为是杰作，虽然听说过它的人很少。而后创作的那篇文章(写于1930年)的作者是建筑师理查蒙德·什里夫(Richmond Shreve)，任职于承建帝国大厦的公司，外行人很少听说过他。帝国大厦远不止是一个工程项目，它还是摩天大楼的杰作，所以说，布莱尔大厦走向了一个极端，而帝国大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如果这真的是个故事，那么它也含有少许讽刺意味并产生了悲剧。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钢铁笼子”的意见——要还是不要；建得更高些，还是规模更大些。这些无谓的分歧已经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美观上转移开，因而使美观的建筑在我们周围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摩天大楼风格的发展中，很多因素都曾被重视，然而，当高度这个问题出现后，那些因素就都被搁置了。因此，本书所讲的旅馆、仓库以及百货商店，都很少包括在对摩天大楼的讨论中，更糟的是，许多建筑因为完全被忽视或遗漏了，因而没有被讨论到。

从1905年高塔大楼(Tower Building)拆除开始(见8页)，在它仅存的17年间，摩天大楼像所有其他的美国建筑那样，被频繁地建造，这种现象是可悲的。用约翰·罗斯金的话说，“在施工时，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即将建造的，是永恒的建筑”。但是这一警言从开始就不被认可。在《办公楼经济》中，乔治·希尔(George Hill)说：“‘我们即将建造的，是永恒的建筑’这句话听上去太过豪言壮语，如果说成‘我们即将建造的是拥有十五年寿命的建筑’，可能就好多了”。

值得高兴的是，当读者翻阅本书时，会感到十分新鲜和快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大量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建筑——有些依然屹立于世。它们有些是为人熟知的，也有些是为人所不知的。但是，或许为人熟知的建筑在本书中能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本书将用崭新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和更深刻的洞察力去审视它们。

1966年,《建筑实录》的编辑爱默生·卡尔简要清晰地记录了该杂志前75年的历史。它符合本书的主旨,即在书中提供完整的论文,而不是概述其内容。

《建筑实录》75年之历程¹

当我开始回顾《建筑实录》75年来的所有期刊时,我必须要忏悔一番。因为我本想要的是轻松而有意义的阅读,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重点内容做出迅速的回顾。但阅读时我却在不经意间出神了——在《建筑实录》这个拥有大量建筑学知识和灵感的宝库中,我越来越多的欲望经不起学识的吸引,有限的时间也抵挡不了灵感的诱惑。或许也因为它激起了我对这些过往内容的怀念,唤回了我对过去时代的情感。

无论如何,我发觉自己正靠坐着读起整篇整篇长长的论文,并且思考着各类事件、各篇注解和评论。有时我会为过去的一个阶段、一种风格或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形式而暗自高兴,但我读得越多,就越钦佩那些编辑、投稿者、建筑师以及为之注解的教授、学者和建筑评论家。我总是准备向后跳跃着阅读,但内心却会不断抵抗这种想法。

洞察力可能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在权力统治者和设计方法发生改变时,它还能保持下来。我总听说在《建筑实录》早期辉煌的时期里,一些业内有名的评论家联合历史学家和专业教师一起向公众传授建筑学知识,这其中有蒙哥马利·斯凯勒、赫伯特·卡罗里(Herbert Croly)、拉塞尔·斯特吉斯(Russell Sturgis)等人。

这种特有的洞察力诞生了许多“第一”。最显著的或许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早期思想。普遍认为,其思想的提出是在1908年的《建筑实录》上首次出现的。而早在1904

年的4月,就有一个名叫亚瑟——大卫(Arthur C. David)的评论员在提到芝加哥精神的新风格表现时就说过:“新风格真的得到了动力和灵感,而这些动力和灵感主要来自路易斯·沙利文先生的伟大作品,另外也源于沙利文先生工作室里一个非常能干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作者接着表示那些建筑都太年轻了,无法承载历史。“大概要过10年,才会对其价值作出明智的评价。”如果10年时间不够证明它们的价值,那么62年绝对也够了。

因此,我才深深地感动着:这75年来,不管是好是坏,是自大还是谨慎,《建筑实录》已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即对建筑学的趋势发展有着深层的思考。说得更精确些,《建筑实录》的这个特点如同觉醒之光,永远地闪耀着光辉。

早期的文学期刊

在最初计划中,《实录》不是专业性杂志,而是通俗杂志。它在吸引建筑师并为他们服务的同时,将主要焦点对准了公众。它的目的是教育公众。《实录》杂志首创者和主编亨利·德斯蒙德在第一期杂志中说过:“困难的是,通常人们都对建筑学很无知,甚至不懂最基本的建筑学常识。一些只讲大小、过分修饰、质量粗糙而俗不可耐的建筑艺术迷惑和欺骗了人们的思想,对这些艺术的赏识,使建筑艺术本质的、最终的、真正诚实的表现形式被忽视了……我们需要以更持久的努力,去积累‘更多更好的想法’,以期在建筑上能获得巨大进展。这正是《建筑实录》杂志发起人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坚持真正谦虚的态度……”

发起者希望该杂志能像《斯克莱布诺》或《大西洋月刊》等杂志那样适合广大读者。在有大量插图的同时,也需要有明显的文学色



蒙哥马利·斯凯勒与美国建筑史

作者:爱德华·史密斯(Edward R. Smith)

Vol. XXXVI, No. 3, 1914年9月, P.264~267.

(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艾弗里建筑学图书馆任资料管理员)

据说,现代文明很缺乏特色。很多信念标志了这些时代特色,流传甚广,并迅速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然而它们现在却被遗弃了。早期丰富灿烂的文化也似乎正在流失。

或许,建筑学也在逐渐失去特色。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建筑师多多少少受制于投资者,并需要有结构工程师的卓越能力。他们会觉得很难保持学者和艺术家的风范。

* * *

在我们的美好回忆中,几个有个性的人撑起了早年自由化社会的天空。

* * *

在同一时期,蒙哥马利·斯凯勒、拉塞尔·斯特吉斯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蒙哥马利·斯凯勒对知识有着非凡的感悟能力。虽然他没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却有着温和而中立的思想,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下接xxi页)



1 抬着立体摄影相机的摄影师坐在离路面18层楼高的细支架上拍摄纽约市的第五大街。而我们的相片也将他拍成了一道风景。



2 《卧室色彩方案提议》第一期彩印版（彩色石印版）的卷首插画。见vol. III, No.1, 1893年7~9月。

3 弗雷德里克·古迪（1865~1947年）是一个多产的美国字体设计师、画家。在231页上展示了他为《建筑实录》设计的字体，与1915年设计的古迪旧式字体（Goudy Old Style）十分相似。（古迪旧字体起源于公元106~113年间罗马皇帝图拉真的碑铭）

彩，要像文学作品，而非画报，要包括建筑学基本常识、历史记录以及对建筑发展趋势和风格的评论。除了丹可曼·爱德勒（Dankman Adler）在189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芝加哥剧院的文章，以及另外一篇关于建筑单体的评论外，很少有杂志像我们这样从专业角度来传播建筑学知识。在《实录》之后，至少过了10年，现代建筑类杂志才逐渐流行。因此，建筑类杂志将主要版面划给建筑学，是在《实录》杂志冒着风险刊登建筑学内容的多年之后。

事实上，《实录》几乎用了25年的时间，才将其内容定位指向了建筑师而非普通读者，由此成为了专业杂志。可以想象，这个选择并非是想放弃杂志与公众的交流，而是出于维持其生计的需要。

在1914年或1915年左右，出版人面临着发行量任务以及行业规范的巨大压力，因为出版界恰好处于休整时期，广告客户要求出版商确定刊物印数来证明（杂志还为此增加了一个部门）读者数量。好的专业杂志与好的通俗杂志之间的区别因此变得明朗起来——关于这一点，《实录》出版人从没有忘记过，而且在这个时候加大了对杂志的投入。我想是迈克尔·麦可森（Michael A. Mikkelsen）做的这个决定，因为那时他恰好受聘为杂志编辑——一个给他带来20年荣誉的职业。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杂志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但杂志无疑也显露了迈克尔关于转移焦点的要求。

现在，即50年后，《实录》杂志已经不可能再让人挑出很大的毛病，或者做出很大的改变。当然，人们依然可以在坚守自己意见的同时，也保留对别人的意见看法。早期的《实录》满足了很大的需求，即对公众进行建筑学的教育。而这种需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显而易见。确实，现在建筑学在普通杂志上，如图片周刊、新闻周刊、报纸、浅显的建筑类杂

志以及文学性杂志上，都已有了很多宣传。客气地说，是教育水平与日俱下，不客气地说，这其实是相当可悲的。而《实录》则不同，它以公众觉悟为焦点和对公众的奉献精神在今天也是很有帮助的。

当批判主义在公众舞台上猖獗

50~70年之后，人们依然记得《实录》大胆而直率的评论；其中也有一群评论家——他们的名字依然被提起，他们的作品依然被引用，他们的作品依然闪耀着重要的品质，即建筑发展的深层理念——这就是他们的作品受到如此重视的原因。当然，有人会质疑，建筑师的这种精神和尖锐的思想，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拥有的名望。当今的一些评论家相信愤激之言更具影响力，但我认为愤激之言与影响力是两回事——如果愤激之言中缺乏相当深层的思想，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在1904年的文章中提到弗兰克·赖特的作家亚瑟·大卫，还刊登了另一位建筑师设计的作品，并说到：“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兰克·赖特先生，这是必然的。”在同一期中，他又刊登了对另外一位建筑师设计作品的评论：

“他无疑是个‘新型建筑师’，正处于最随意而直接的风格创作时期。他从不忌讳设计让人视觉上感到震撼的建筑，这种设计不仅是特别的，也是奇异的……”亚瑟·大卫的确已减弱了他评论的语气，这些建议建筑师自己去进行研究和思考。

有一套叫做“建筑学畸变”的著名理论曾经流行了几年——一栋具体的建筑物被指定并描绘下来，然后在语言上将其肢解为片言碎语。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不朽的建筑师曾经因此自杀过，但我可以想象也会有建筑师以此为趣。这套理论后来遭到冷落，但没有任何公开的理由，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杂志编辑们陷